

那个两度落泪的赵大姐,来征集货源了

见习记者 杨云寒 通讯员 王聪

本报讯 还记得一周前那个两度落泪的赵大姐吗(详见本报5月13日二版《桐庐紧急吹响战“疫”集结号》)?5月16日,她终于在桐庐服务区等到了自己的丈夫。

此前,赵大姐陪着开货车的丈夫从福建来杭州送货,4月25日返程时在桐庐服务区经停。由于流调信息显示夫妻俩分别是省外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赵大姐的丈夫须接受“14+7”隔离管控,她本人须接受7天隔离管控。5月2

日,赵大姐结束隔离后,便回到桐庐服务区的货车里,等待隔离期还未满的丈夫。等了7天后,随着车里的生活物资越来越少,赵大姐越来越焦虑,哽咽着报警求助。

桐庐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辅警接到赵大姐的求助后,立即赶到现场,将生活物资送到赵大姐手中。赵大姐又哽咽了,“浙江真温暖”。

接下来的这几天,江南派出所民辅警每次巡逻途经桐庐服务区时,都会特地过去看望下赵大姐,看她有啥需要,和她拉拉家常,给她打打气。

5月16日,赵大姐的丈夫及其老乡隔离期满,考虑

到他们人生地不熟的,江南派出所安排人员驱车把他们带回了桐庐服务区。

见到丈夫时,赵大姐发自内心地笑了。接着,她拉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们!我会永远记得杭州警察!”

都说“大货车不能走空车”,接下来赵大姐和丈夫还要在桐庐待几天,等待货源。对此,江南派出所的民警也挺为他们着急,想通过本报为赵大姐夫妇征集货源。如果你有果蔬等货物需要运输,可以直接和赵大姐联系,电话是15566269938。

那个起诉亲生父母的小男孩,有户口了

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 姓名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常山的12岁男孩阳阳(化名)却经历了自出生起就无户口、无姓名、无身份的12年。不愿自己和“黑户”之间画上等号,今年1月29日,经常山县检察院支持起诉,阳阳以姓名权受到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亲生父母为其办理户籍。常山县法院一审判决阳阳父母为其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及户籍,并将户籍落户在父亲谢某处(本报4月11日1版曾作报道)。

5月17日上午,办理阳阳与父母姓名权纠纷案的常山县法院法官郑颖告诉本报记者一个好消息:“我们

今天陪阳阳一起,办好落户手续了!阳阳终于有了户口,他特别激动。”

常山县法院当庭判决后,经过法官的劝解,阳阳的父亲谢某表示愿意配合。《出生医学证明》是新生儿出生时健康和自然状况、血缘关系的一种证明书,是新生儿获得保健服务的凭证和获得国籍的医学依据,同时也是登记户籍、入学、升学、参军和就业等必不可少的证明依据。所以,判决生效后,阳阳要落户,首先要解决的是补办《出生医学证明》。但是,阳阳的父母谢某、刘某均在外地,受疫情影响,无法回常山为阳阳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便委托法官帮助阳阳办理。

阳阳的出生地在江西省某医院,郑颖随即联系当

地的法院及该医院,提前沟通相关事宜。

“阳阳期待了这么久,我一定要帮他完成这个心愿,快一点帮孩子把户口办好。”郑颖说,5月7日收到阳阳父母的委托书后,她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法院,启动《出生医学证明》办理流程。5月12日,在当地法院的协助下,阳阳的《出生医学证明》顺利办理完成。5月17日上午,准备好阳阳的《出生医学证明》和其他材料后,一直关心着阳阳落户问题的公安、检察、法院及妇联的叔叔阿姨们,又陪同阳阳一起,按照之前跨部门的协商意见,为阳阳办理了落户手续。

在大家的见证之下,12岁男孩阳阳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



一见到被告,原告惊呼“我告错人了”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朱丹 王梦婷

本报讯 “法官,向我借钱的人不是他,我告错人了!”近日,在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法官的安排下,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的原告杨某某与远在贵州的“被告”宋某某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视频见面,没想到杨某某一见到宋某某,立马表示,这个宋某某并非之前问他借钱的“宋某某”。杨某某当即通过视频向宋某某道歉,并当场撤诉。

这样的“乌龙事件”令人哭笑不得,但原、被告视频见面后的真实反应,也进一步证实了法官之前的猜想。

不久前,杨某某拿着一张2018年1月打的借条来到路桥法院,起诉他家曾经的租户“宋某某”,要求其偿还借款1万元,并提供了“宋某某”身份证复印件等。杨某某称,“宋某某”租住在他家时,他曾多次催讨款项,但“宋某某”百般搪塞。几个月前,“宋某某”忽然消失了,电话也联系不上了,杨某某无奈起诉。

而另一边,贵州省安龙县的宋某某在收到起诉材料后,百思不得其解,自己一个老实人,好端端在家里,怎么就收到了外地法院的传票呢?他马上联系了法官,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到过浙江台州路桥,怎么会在这边租房,还向房东杨某某借款呢?法官的内心也产生了疑问,难道是告错了人?谜底在双方视频见面的那一刻揭开,果然是“告错了人”。

细看宋某某和“宋某某”的身份证,上面的名字、户籍、身份证号等信息都一样,就连照片看上去都有点像。在法官的仔细询问下,杨某某回忆起了一些细节,比如当时“宋某某”租房的时候,杨某某曾问他为什么身份证和本人不太像,“宋某某”搪塞说拍身份证时年纪还小。

意识到“宋某某”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法官及时提醒杨某某去公安机关报案,同时认真整理了相关证据材料做好移送准备。

据了解,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

楼道里的隐形“三八线”消失了

见习记者 杨云寒 通讯员 孙田晓

本报讯 最近,家住杭州钱塘某小区的李阿姨心情很好,因为她家门口的那条“三八线”终于消失了。5月16日,她有些激动地对前来回访的民警说:“现在出门都自在了不少,真的谢谢你们,化解了我3年多的心病啊!”

这是一条隐形的“三八线”,就划在李阿姨家门口楼道的中间,把她家和对门邻居蒋女士家隔开。

事情还要从3年前说起。李阿姨家所在的楼幢是两梯两户结构,蒋女士将房屋出租,因为租客作息不一,经常半夜还传来响动,李阿姨和她的老伴不堪其扰。李阿姨为此和蒋女士多次交涉,两家关系从此不妙起来。

后来,蒋女士不再出租房屋,自己搬过来住,并在大门口装了一个监控。李阿姨看见对门的摄像头后,非常不高兴,感觉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门口就这么点地方,摄像头一照,我家开门关门不是都被对面知道了?”抱着“以牙还牙”的心态,李阿姨也买了一个监控装在自家门口。就这样,两个监控相互对着,两家人之间的矛盾也升级了。楼道里仿佛有了隐形“三八线”,两家人各用自家门口的那部电梯,日常生活也从不过界。

日前,李阿姨因为急着下楼,与蒋女士用了同一部电梯。蒋女士认为李阿姨“越了线”,两人在电梯里从楼上吵到楼下,还动起了手,最后惊动了警方。

“虽说目前只是些邻里小矛盾,但双方怨气都很重,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就说不好了。”杭州市公安局钱塘区分局闻潮派出所民警章之浩赶到现场处警,在了解情况后立即向值班副所长马千里汇报。

马千里随即赶来。“两边都很激动,一步都不肯退让。所以我们决定把她们带回派出所去调解。”马千里说,一进派出所,李阿姨便向他大吐苦水,倾诉起这些年与邻居相处的委屈,越说越激动,双手都忍不住颤抖,“我就静静地听她说,她足足说了1个多小时,等她说累了,情绪也稳定下来了,我再劝她,帮她仔细分析之前的每一次纠纷。”

与此同时,章之浩也在耐心劝说蒋女士。3个小时后,蒋女士和李阿姨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

“是我太犟了,不肯低头!”蒋女士说着,主动与李阿姨握手言和。随后,两人签署了和解书。

3年多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融的。正好闻潮派出所和辖区社区、物业有个“一呼百应 平安守护”联盟。当天,马千里便与联盟成员联系,提醒他们持续关注两家人的情况,及时引导。

在多方努力下,两家门口的监控齐齐换了个方向,那条隐形的“三八线”随之消失。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5310013